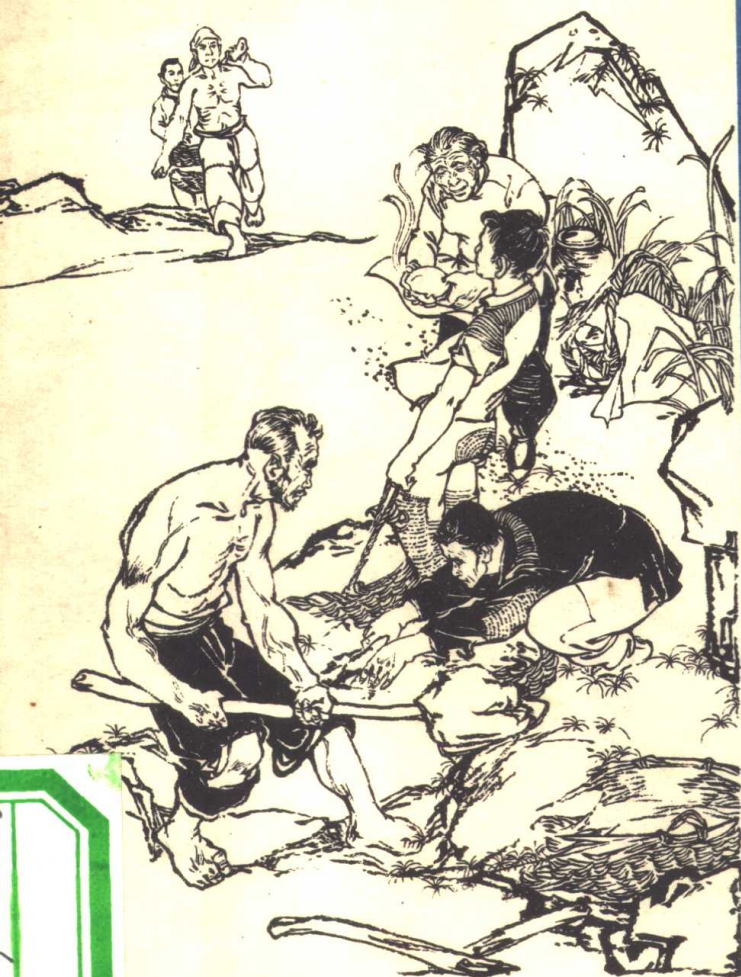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三辈创业记

农民家史

三輩創業記

本社選編

农村讀物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・北京

三輩創業記

本社选編 童介眉插图

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阳門内大街320号)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13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2\frac{1}{4}$ · 字数 40,000

1965年6月第1版 · 196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· 印数 000,001—450,000

統一书号: T 3168 · 30

定价: (二) 一角四分

目 录

編者的話	(1)
三輩創業記	(3)
穷入的路	(13)
創業恨	(29)
三代庄稼人	(37)
穷奔苦熬一場空	(59)

編 者 的 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剥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计划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剥削，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編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們非常感謝。

五、选編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們水平不高，經驗不足，缺点錯誤一定是不不少的，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提出批評意見。

三輩創業記

旧社会創業如作夢

我的老家在陕西省神木县赵家村。解放前，一直是赤貧戶，祖祖輩輩租田、安伙子、当长工，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。爷爷刘成茂給地主当了一輩子长工，临死时把我父亲叫到跟前說：“旺儿！我起五更睡半夜，想給你們父子置点家业，想不到受了几十年苦，反給你們留下了二十石谷和二十块钱的債！”緩了口气，他又說：“咱們是吃了沒地的亏了！旺儿，你要記住，一定要爭口气，自己买头牛，置点地，盖几間房，自种自吃，日子就好过了。”沒过几天，爷爷就死了。从这以后，父亲一直記着爷爷的遺言，决心苦熬苦干，創点家业。

爷爷死后不几天，地主赵熊帶着狗腿子就上門逼租要債来了。父亲和母亲向他哀求：“发发慈悲吧！我父亲刚死，留下我們一家老小，連吃的都沒有，怎能还得起这么多的債呀！緩緩还吧！”地主先是瞪着眼罵，后又奸笑着說：“要緩可以，年利加五，你得給我当长工。”天哪！二十石谷子一年就得变成三十石，二十块钱一年就要变成三十块，还得給人去当长工。可是父亲沒有別的出路，只好咬着牙画押答应。以后，父亲就給地主当长工，母亲在家种地，拾野菜喂猪，帮人做針綫活，两

个哥哥拾柴卖柴，给人放羊过活。一家人吃糠咽菜，大哥哥害了病，受不住这种饥饿生活的折磨，悲惨地死去了。爷爷留下的二十石谷、二十块钱的债，本加利，利滚利，到父亲四十岁时才还清。父亲和母亲为了还这笔债，累死累活，足足熬了十年。

还清了欠债，母亲对父亲说：“赵庄这个地方的财主太吃人了，不是活命立业的地方，搬到外地去，说不定还有希望。”父亲也想：“自己是个能干苦活的人，人家扛一百，我就扛一百五，再说元富也大了（我的哥哥），出去闯闯，还能立不了业？”于是，父亲就挑起一担烂棉被，破衣服，和母亲一起，带着全家人搬到横山榆家岔，在村边的一个破窑里住下来。在这里父亲向地主租了一犍牛的地，地租牛租三大石。因为没有农具、籽种，又咬着牙向地主借了二十块银元，条件是秋后还五大石谷子。这一年父亲、母亲、哥哥从春到秋拚命的干，总算收了九大石谷。可是秋后地主上门来算盘一拨，八大石金黄的谷子就进了地主的大仓窑。父亲当时就象给地主咬了身上的肉似的，气恨不过，把槌枷摔了。母亲和哥哥也气的抱头大哭。从这以后，父亲认识到了，东山老虎吃人，西山的老虎也吃人，不再对所谓“善良”地主有幻想了，发誓不再种地主的租田。

以后，父亲和全家人就靠帮人打零工、卖柴、卖炭、卖苦力挣钱过活。三四年后，积攒了二十块银元。父亲很高兴，心想：这一下立业有指望了，再干上一年积上十块，三十块钱就能买一头耕牛。因而全家人更加省吃俭用，苦熬狠干，一心盼着买牛置田。可是团头天天来要税要粮，父亲不愿动这二十

块立业的奠基錢，只好借錢应付。借的債本加利，利滾利，两年后，又欠下二十多元的債，积攒的二十元錢全部被債主逼去。父亲兴家立业的理想破灭了，几乎气炸心肺，蒙头睡了几天。

过了一个时期，母亲又对父亲說：“这里也不好，地少人多，听说保安（現名志丹县）地广人稀，有沒主的荒地，咱元富成了大小伙子了，你又能受苦，咱們去挖地种也許能过个好光景？”于是，父亲抱着創業的希望，又帶着全家大小，一边找零活干，一边討飯吃来到了現在的志丹县，落戶在康山。这里的地就是多，但沒有沒主的地，地主比橫山的地主占有的地还多，剝削人更狠。头年冬天来到这里，第二年就赶上一九二九年大年饑，穷人乞討无門，餓死的不計其数。一家人走投无路，父亲和十九岁的哥哥只好給大豪紳路登高打石垠子，只給吃飯，沒有工錢。母亲、十五岁的姐姐和我在家里拾野菜吃。全家人眼看要餓死，父亲才狠着心，把姐姐卖給了人販子，换来一斗粗糜子救全家的命。

地无寸土，錢无分文，但总不能等着活活餓死，没办法，我們父子又不得不跟地主路登高伙种地。一年下来，牛料、籽种除外，对半一分，再还过春天至秋天借吃地主的粮食，算是能勉强过活。两年后，地主路登高嫌这样利不大，不划算，就不让伙种他的地了。无奈又只得牛租石五，地租石五租种地。秋后，交过租，除过稅，剩的粮不够吃，到来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又得按加三的利借吃地主的粮。結果又欠下了地主的粮債。这还不說，家里还飞来了一件橫禍。哥哥刘元富，因为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参加了一千多农民到县衙抗粮抗租的运动，被地主

路登高的儿子、县民团团总路造兰发现，抓去吊打一顿押了起来。父亲到县衙苦苦哀求，又求人說情作保，团总路造兰恶狠狠地說：“看在你是我家的門客上，不判你儿的徒刑，要領人限你三天交出罰款五十块，迟过三天再贖也不行了！”父亲求情說：“团总，我們家連吃的也沒有，哪出得起这么多錢啊？”路造兰拍桌大罵：“混蛋！你是要儿子还是顧錢！”父亲为了保出儿子，只得硬着头皮用加四的利借了地主路登高五十块錢。这笔債，本生息，息变本，到一九三四年，就滾成了一百四十块銀元和八大石粮。从此一条看不見的鎖鏈又把我家牢牢拴住了。父亲心想：“这笔債，儿孙几輩也难还清了。自己东奔西走，苦掙了一輩子，創家立业竟成了一場梦！”想着想着就对天大哭：“天哪！我一輩子血汗流到哪里去了？我們穷人真的只有死路一条嗎？”父亲連气帶恨，从此病倒了。快过年了，全家大小无衣无食，地主又来逼債討租，父亲一急，病势更重了，他把我們弟兄俩叫到跟前流着眼泪說：“元富、元貴，爹对不起你們！也对不起你爷爷。你爷爷死的时候一再囑咐我要发憤創家立业！到現在，我不但沒給你們置下田，买下牛，連媳妇也沒給你們娶；反而給你們留下一百四十块錢和八石租子的欠債。”停了停看看門外沒有人来，他又接着說：“咳！看样子，靠你們給地主当长工是永世也还不完这些債的。听說南梁老刘（刘志丹）領的紅軍是为穷人打土豪閹翻身的，你們和你媽就只有等紅軍来这一条路了。唉，不知紅軍啥时候才能打过来……”不久，被旧社会折磨了五十八年的父亲就含着无限的悲憤离开了人世。

父亲死后，我們母子三人背着父亲留下的重債，記住父亲

临死时的遗教，日盼夜盼，一心盼着红军来。这一天终于盼到了。一九三五年八月保安解放了，红三团赶跑了白匪军，打倒了豪绅路登高，消灭了民团，给穷人分地分产。从此，我家翻身见了晴天。分到八十亩地，一头大牛，一孔大窑，还有农具和粮食。真象是久旱的枯苗遇透雨，一家人喜笑颜开，高兴极啦！分的一头牛一天看了几回。我高兴地说：“这一下子咱真正是翻身立业啦！有牛、有地、有窑、有农具，往后的日子可好过了，咳！要是父亲还活着该多好啊！”母亲说：“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啊！咱可不能忘记了党的恩情！你爹没赶上，都怪他没这个福分！”我们母子三人心里甭提多感激党了。这一年过年的时候，请人写了一副大红对联贴在门上，上联是：穷人翻身见晴天；下联是：党的恩情重如山。

单干创业难上难

一九三五年土地革命翻身后，全家人满以为这下子可好了，以后永远可以过好日子啦。开始的六七年我和哥哥种地，母亲料理家务，创业心劲可大啦！一年下来不缺吃不缺穿，还有节余，生活过得确实不错。和解放前比较，有了很大的改变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在以后的十几年里，经过几场天灾人祸，我家几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老样子。

这个变化是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。那年天旱，几个月没下过雨，庄稼种不上，五月下了一场透雨，农民都抢着种晚糜子和蕎麦。正在这个要紧关头，我家那头耕牛得黄症死了。没有牛怎能种地？哥哥到处奔走，好容易借来头牛，但是又小又



正在下种的时候，我家那头耕牛死了。哥哥借来头牛，又瘦又小，单独拉不动犁，我只得帮着拉一股绳。

瘦，单独拉不动犁，没办法，我只得帮着拉一股绳。就这样，紧赶慢赶还是誤了农时，只下种了一少部分，其余的大部分沒种上。这一年由于自然灾害的襲击，到秋后，除过籽种，几乎沒打下粮。到了第二年，家里粮食就不够吃了。真是禍不单行，这时哥哥过去給地主放羊淋雨得的关节炎，又发展成了“半身不遂”，两个腿完全不能动了。这不得不花钱請医生看，結果手头仅有的一点錢也很快花光了。哥哥的腿，經過医治，虽然能扶着拐棍走，可是成了殘废，不能下地劳动了。我和母亲不得不和有牛的人伙种地，一年下来分的粮食只够三个人吃，穿衣零用还得借債。从此，土改后积累的一点錢財漸漸的都光了，全家的生活也一年不如一年了。到一九四七年，六十多岁的老母亲由于操劳过重得了病，胸口疼的厉害，日不能睡，夜不能眠。为了給母亲治病，我只好向富农借債。母亲年老体衰，抵抗不住疾病的折磨，虽然花了不少的錢，仍然不見效，几个月后終于去世了。埋葬又得花钱借債。就这样，債上加債，我又欠下了九十多块钱的賬。年底富农来討債，我哪来的錢还啊！千求万求，拖到第二年，賬沒有还清，反倒变成了一百一十七元。我为了还債和养活殘废的哥哥，又开始給外乡地主去当长工受剝削。全国解放后，我回到家，和四十岁的哥哥刘元富，两个光身汉一面种庄稼，一面打零工，日子仍旧过得挺困难。哥哥看到这种情况，含着泪对我說：“土地革命后，我滿以为咱家永远可以过好日子了，誰知道天灾人禍把咱弄成这个样子。我老了，也殘废了，不可能成家了。兄弟呀！你也是三十岁的人啦，可不能泄气，要下狠劲成个家，不能使咱刘家断后！”

創業理想實現了

一九五三年，正當我們弟兄倆被個體經濟弄得無路可走的時候，黨中央發布的《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》，象燈塔一樣給我們廣大農民指出了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，照亮了我們弟兄創集體大業的心。當縣委派工作組到麻地坪搞互助合作的時候，黨員劉福榮，在麻地坪首先組織了長年互助組，接着我也帶頭在康山組織了有四戶參加的長年互助組。一九五四年，我們又在互助組的基礎上，辦起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，接着於一九五五年冬又轉成高級社，全村農民都自願參加了進來。

果然，組織起來就是好。在辦社的第一年就取得了好收成。全社社員都增加了收入。第二年轉成高級社後，生產有了進一步發展，不僅社員的生活進一步提高了，而且社里還買了六頭耕牛，增加了一百多隻羊，添了新農具。

隨著合作社的舉辦和發展，我也成家了。成立初級社那年，我結了婚，轉高級社時又生了個胖小子，年終分配時分了几千斤糧食，一百多塊錢。這一年是雙喜臨門，真正的拔了窮根，栽上了富根。我哥哥也覺得殘廢的身體好了一節子，精神煥發，喜氣洋洋。這一年過年我又請人給寫了副更寬更大的紅對聯，上聯是：“永遠聽毛主席的話”，下聯是：“堅決走合作化道路。”

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，集體的力比高級社時期更大了，我領導的康山生產隊，生產一年比一年興旺，社員的生活也一步一步上升。一九六一年由於嚴重的自然災害，社員收

入受到影响。部分社員情緒低落，我就組織大家进行“新旧对比”，向社員进行階級教育，社員的階級覺悟大大提高了，克服困难的信心更大了，大伙依靠了人民公社集体的力量，防旱抗旱，战胜了严重困难，大大減輕了遭灾的损失，社員生活得到了保证。

由于把創家立业的願望建立在坚决办好集体大业的基础上，因此自合作化以来，全家的生活不断提高，不但不缺吃，不缺穿，而且陸續添置了新鋪盖、新衣服、暖壺、雨鞋、馬蹄表、新家具，打了新窩。

我們家三輩創家立业的經歷使我深刻的体会到：旧社会是穷人的活地獄，任凭你怎样立志发誓創業，也翻不了身，发不了家；单干是独木桥，一遇到天灾人禍，就又要回到貧困的老路上去；只有人民公社才是我們劳动农民的幸福靠山，才是我們創立集体大业最可靠的保证。同时我明白了一条真理：听話要听党的話，走路要走集体化的道路。

不忘本，不忘階級斗争

去年春天，我們康山生产队召开了社員大会，在会上，我不由得又談起了自己祖孙三輩的創業家史来。我說：“咱們千万不要忘記，咱走到今天这一步是費了多大力气！党領導咱們走集体化，可过去压迫剝削咱們的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，他們并沒死心，他們总想变天，总盼咱們开倒車，咱們可要提高警惕！”社員們紛紛議論起来，大伙批判了那种自发的資本主义思想，一致地說：“咱奔社会主义可要把路走对，要想过好日子，靠的是社，是集体經濟！”那天会上，我还向大伙念了自

己的决心书,表示自己要永不变心跟着党走集体化道路,

牢記階級恨,

不忘黨的恩,

堅決跟党走,

永世不变心!

刘元贵 口述

卞志俊 整理

选自东风文艺出版社《血泪話当年》

穷 人 的 路

求 “神”

刘根定的家，在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村。根定幼年时，有爹、娘、两个姐姐，共五口人。爹一辈子省吃俭用，辛辛苦苦开了十五亩荒地，修了一个小庄院。日子虽说有困难，可是还能过下去。忠厚善良的娘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总要给菩萨烧香磕头，口口声声祈求着：“愿神多睁慧眼，保佑我们一家人过个安生日子。”

刘根定见娘给菩萨磕头，就天真地问：“娘，神是泥捏的，怎么知道咱穷？”

“傻娃子，再不许胡说了！”娘战抖抖地说：“神是咱穷人的救星，好好敬神，咱家就没灾没难了。”

爹在一旁抽烟，听娃说出这号不懂事的话，猛抬头狠狠瞪了娃一眼。刘根定一缩头，才想起爹也说过：“神会显灵，会给穷人消灾免难。”

一九二九年，陕西遭了年馑。渭北高原上，人能够到的地方，野菜挑完了，草根挖净了，树皮剥光了。穷苦人家，整天揭不开锅盖，个个饿得身子成了骨架子。

有一天，天阴得很沉，乌云压住屋顶，一阵阵的黑风刮得烟蒙蒙罩，到处是一片凄凉景象。村里家家户户紧关着门。